

嬾

真

子

錄

據勞平甫校本

賴真子錄

涵芬樓藏版

# 懶真子錄卷第一

廣陵 馬 永卿 大年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籤

商本作籤下同

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

日卽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品

明公聞之不介意

廬山

原本作州商本同據廬山記改

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

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

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

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而

商本作後本

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

乙亥遂收江南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曰

商本作云

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

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

戒帝舜曰無

商本作亡

敖逸

商本作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

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慎

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

敦音傲○商本作大字正文

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

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

胡心耘集證引緯略五亦作定更商本作更定胡心耘集證以

下省  
稱胡

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  
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

原本作正避  
宋諱今改

傳稱帝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

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  
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尙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  
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作叔  
玉叔瑜叔琬叔璘無叔珪名

而叔瑜

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薶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尙主而  
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

氏信哉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  
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右

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愧

從郁二子牧顓

原本作顓商本同從元姓纂改新舊傳亦作顓

羣從中悵官最高而牧名最著

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

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

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

稱杜審言

原本作不通商本同胡據新書文藝傳改

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

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杜

商本無杜字

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

說郛作即

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

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

二

原本作一商本同據唐車服志改

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

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

飾之謂之章服蓋有以

商本無以字

據也

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

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侯者

原本侯者作諸侯  
商本同據漢書改

年表元光六年七月

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

月癸酉

原本作丑商本  
同據史漢改

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

陵侯買乃其一也

商本有  
而字

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

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

王蓋以祉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爲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

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

詳因備載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

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

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

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戍字

卽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免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魏編開引此條有辨

田敬仲田穉孟田潛田須無田無字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

爲正卿

春秋音義並於正卿本或作並爲正卿與此所据本合

謂田無字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

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

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敍傳云王孫裸  
葬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敍近其衷  
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敍近於中耳此其所以  
爲一列傳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

忘其姓名○此小注說郭同商本無

獻俳文

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

原本作來商本說郭同據蘆浦筆記一改

告三郎既是

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

說郭作即

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

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爲

商本無爲字

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

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

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

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

過四日他皆倣此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楊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月之

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王羽於  
第六韻用之上睇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  
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  
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  
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  
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  
作五日宜以爲正又舊氣和天象澄作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  
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  
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  
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爲詩傳  
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

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首

商本作則

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衆多故或

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  
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  
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  
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  
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  
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卽位四年崩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  
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謂商本作爲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  
訓於商本作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  
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之商本無正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良才

一作才華無小注從陶集改

不

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

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

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

集作慇勤下同

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

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

耳此語最妙識者宜

商本無宜字

自知之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

九人亭長六人掌固

商本作故

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

商本作六

人筆

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尙

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

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野客叢書十六引此條有辨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

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

當時舉子以

商本無以字

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謂

商本作為

難於任人則

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是

商本無是字

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

難去聲為難平聲盡黜之惟作難去聲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

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

商本作匡

合東方朔云太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

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履深

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

蕪荒庭日已

商本作欲

哺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

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飛與

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如

商本無如字

是哉僕嘗以此

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

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

源蓋

商本無蓋字

出於此也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

原本作常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晏如

想茲

原本作子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棲禪夜見月東峯初鳴鐘

一作磬○原本作清磬無小注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落

巖壑

原本作谷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焚香滿空虛叨

原本作夙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募端成舊未識豈

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

原本作繁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華地流水古

原本作野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

原本作闕商本同從明本章集改

右韋

商本

無章字

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

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

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

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逮也

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

原本作則商本同  
從學園靈蘇引改

一妃耳土

商本作士

人云馮

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  
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械兄才叔名標皆溫公之姪孫豪傑  
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  
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  
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  
不與也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顰  
鄰人效之人商本無人字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  
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顰爲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况可笑

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而商本亦不害爲道人也。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爲浙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芷商本正字楚

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

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

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

其言。俄被差爲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

諸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

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氣剛商本作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

愈高愈清。則爲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縣。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

而有拘礙。但愈高則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砮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云。

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

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  
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縣尉呼爲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

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自

商本  
作府

是別爲

原本無爲字  
本同據表注增

藏少者小也

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

故尉曰

商本  
作呼

少府以亞於縣令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

身世爲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

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

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

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義

商本  
作意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爲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  
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攷言也